

永遠與自然同在（選載）

——追憶吳稚暉先生

蔣經國

中華民國十四年，稚暉先生在北平的時候，曾經教過我的書。那時，我住宿、讀書都隨着他在一起；現在雖已事隔將近三十年，但是老人家那種樂天、簡樸、幽默、謙虛以及愛好自由的精神和情態，仍然在我的腦海裏，留着清晰難忘的印象和啓示。

有一天，不知道是誰送了一輛人力車給先生。他接受之後，等到客人走完，立刻要我拿一把鋸子來，把這輛車子前面的兩根拉橫鋸掉。當時，我以為先生在開玩笑，不敢動手。後來，他說：「我要你鋸，你就鋸！」我心裏雖感到奇怪，但終照他的話做了。先生看着橫子鋸斷，哈哈一笑，就同我把這輛沒有拉橫的車身，拉到書房裏。他一面坐上去，一面對我說：「你看舒服不舒服？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！」接着，先生又說：「一個人有兩條腿，自己可以走路，何必要別人拉？」你坐在車上被人拉着走，豈不成爲四條腿？」

這是一件小事，我當時也不感到什麼；但是今天想起來，確有其深長的含意。

又有一次晚飯後，一班同學圍着先生閑談，他說了兩個故事給我們聽。第一個故事是一條輪船從美國開到上海，不幸中途在日本附近沉沒，船上的旅客大多都被救起，祇有十一個人沉到海底死掉了。先生講到這裏就問我們：「你們知不知道這十一個人爲什麼會死呢？」有些同學說是「不會游泳」；也有些說：「運氣不好」。先生搖搖頭說：「你們都說錯了！這十一個人是從舊金山回來的，他們帶了很多黃金，都綁在身上，所以到了水裏，就沉下去了。」

第二個故事是：有一個小孩子在街上玩的時候，無意中檢到一張鈔票。起先，他以為是一張普通的紙，後來有人教他用這張鈔票去買東西，他果然買到了很多糖果。從此以後，他覺得低着頭走路是有好處的，所以每次上街都低着頭找鈔票。結果，就在他走過馬路的時候，被一輛馬車撞死了。

這是兩則勸人不可貪財的寓言。尤其當我的年紀漸漸地大起來的時候，更體會到先生當年教誨後輩的用心。

民國十四年，我那時還祇有十五歲，在我決定去俄國之前，曾經把這件事向先生報告。他問我說：「你到俄國去幹什麼？」我說：「革命去」。先生笑道：「革命就是造反，難道你不怕嗎？」我答道：「不怕」。他又說：「革命不是這麼簡單的吧！你再去考慮一下。」兩星期後，我已經決定到俄國去。就再去看看先生。他見我赴俄的意志堅決，就說：「你去試試也好，青年人多嘗試一次，都是好的。」於是，我離開了先生，動身南下，臨走的時候，他還親自送我到火車站，祝福我一路平安。

過了十四個年頭，我從蘇俄回到國內。在重慶，第一次去拜望他。先生見了我，第一句話就笑着問：「你當試的經過怎麼樣？」當時，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。一個月後，我把這十四年來的經過，寫成了一篇報告，送給先生看。第二天下午，先生就派人來找了我。他說：「你的報告，我已看完了。你所當試過的，是人間最苦的味——不過，你沒有把命試掉，總算還好。」這天，先生顯得特別和藹可親，慈祥的笑容伴着銳利

的目光，這一位老人的影子，是我永遠不能淡忘的。此後，我每次從江西到重慶，都要去看他，有時還帶一些江西的土產送給他。

當日寇進攻貴陽的時候，重慶已經很吃緊，我就去勸先生搬到成都去。那天，先生的心裏大概也不高興，他很兇地對我說：「笑話！你把我看成什麼？我是不走的！我是不逃的！」這幾句話多麼簡潔！多麼有力！

抗戰勝利以後，先生回到上海，又住在他的抗戰以前住過的那幢老房子內。有一次，我從東北到上海，帶了兩條松江江的白魚送給他。先生說

：「我吃了一條魚已經太多了，另外一條你去送給別人吧！松江江的白魚，在上海是不容易吃到的；送給別人，別人一定很高興。讓人家高興總是好事！」

民國三十七年，我在上海管制經濟。一天，一個人拿了一封先生的信來，為他自己說情，我當時把信收下了。隔了不到半小時，先生又派人送了一封信來；信上的意思是說：「剛才那封信不能算數，我是被逼得沒有辦法才寫的。他說：如果我不肯寫信，他就要死在我這裏。這樣，倫使弄出人命來，豈不害了我？所以我答應他。但是，你不要理他；你認為應該怎樣處理，就怎樣處理。我一定非常喜歡。」

我在上海的時候，有空暇就去向先生請教，後來，經濟管制工作一天比一天困難了。一天，先生很幽默地對我說：「這恐怕是你命中註定吧！」最後，我辭去了經濟管制的職務，準備去杭州。臨走那天的下午，我又去看先生。他見得我心境很不愉快，就說：「你還記得在北平時的一段故事嗎？有一天，你到學堂來不肯吃飯！原因是你同別人吵了架，而你又吵不過別人。當時，我就告訴你：『不吃飯，祇有你自己吃虧！同你吵架的人，巴不得你餓死。』後來，你才吃飯。你現在才三十多歲，急什麼？好好的去想一想，再重新來過。」我謝過先生的指教，又向他說了「再會」，就動身到杭州去了。

後來，局勢一天比一天惡化。三十八年年初，我隨侍總統回到溪口家鄉後，還到上海去過幾次！每一次去的時候，總統都命我勸先生早點到臺灣去。起初幾次，先生的答覆都是：「慢

慢來好了」。直到三十八年四月初，他託人打電話給我說：「現在是我走的時候了，你可以把我送到臺灣去」。先生到了臺北，就住在中山北路五條通。

三十八年底和三十九年初，是臺灣局勢最緊張的時候。我每一次去拜望先生，他都是笑嘻嘻地，顯得很高興。他很明白我內心的煩惱和痛苦，總想用他的笑容來安慰我，鼓勵我。每一次告別的時候，先生都是笑着說：「不要緊的，不要緊的！」在我接總政治部主任之前，曾去看過先生，他對我的新職也表示贊同。

有一次，我因為心裏很憂煩，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，又跑到五條通去請教先生。我先把目前的政治環境和個人處境詳細說了一遍，先生說：「我知道有許多人想用各種手段反對你，也有人造謠中傷你！但是這些事，想明白了算不得什麼！為了你的父親，為了你的同事，你也必須好好的做。一個沒有被人打擊過的人，是不會成人的。我覺得你所受到的打擊還是太多了。你現在不但是為了自己的工作，要好好幹下去；即使為了你的各種各樣敵人，更應該好好的幹。因為任何敵人所希望的，是你放手、讓步、不幹！」停了一下，先生又繼續的說：「榮華富貴都是空的，一個人能憑良心做事，那就好了，至於其他一切，還是能够想得開看得遠來得好，以免自尋煩惱。」

這一段話，是先生在他那間很小、很暗的客廳裏指示我的。老人嚴肅而有力的語句，帶給我很大的勇氣和力量。後來先生的健康情形，日漸惡化，我不敢多去看他；因為他每一次見到我



吳稚暉先生遺照

，都要談上一兩小時，這對於他的身體，是非常不適宜的。去年先生病重的時候，我送他到臺大醫院。其後，我每一次聽到他的病勢好轉，就感到高興；每一次聽到他的病勢惡化，就感到憂傷。今年，我赴美以前，去向先生辭行，恰巧他睡着了，沒有敢驚動他，到了我回國以後再去看他，他緊緊地握着我手，對我笑。這是我所見到的先生最後一次的笑容；那時，他已經沒有氣力多講話了。先生去世的時候，我站在他的身旁，看着他安祥地閉上了眼睛。一代完人，就在一個萬籟無聲的午夜，與人世永別了！

先生有一篇遺囑，內容雖然都是講的家事，但很富有教育意義。他把幾年來的帳目，算得很清楚。到臺灣以後，先生的全部收入是：薪水一萬四千元，總統府撥給的醫藥費四萬九千元，寫字收入的調查共計一萬七千元。這些錢除了開支以外，本有些剩餘；但是因為存在合作社裏，結果被倒掉了。所以他在結帳的時候，寫上「恰當」二字。後來，先生身邊又餘了一點錢，這是在他寫遺囑以後的少數收入。他希望把這點錢送給親戚；並且在遺囑上寫了一句：「生未帶來，死乃支配，可恥。」

十二月一日，遵照先生的遺囑，將他的靈骨送到金門，僱了一條漁船，舉行海葬。那天正午，海面風高浪動，我同其他同志，把先生的靈骨慢慢地安放到面對廈門的南海裏去了。當繩子脫離我的手掌的時候，心裏真是有無限感慨；翹首遠眺，海闊天空，一望無際，這正是先生一生寬濶的胸襟，波濤洶湧，潮汐來回，正是先生一生堅強與信守。先生的肉體來自自然，又歸還了

自然，但是他留下的精神，將永遠與自然同在。在這國家多苦多難的時候，蔣先生於南海，心裏的感覺，是無法用一枝筆來形容的；唯有默禱先

生在天之靈，協助我們早日收復大陸。（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九日）
（錄自一直往前走）

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本社承各界支持創刊不到兩年，即已暢銷海內外各階層。為答謝讀者愛護，已於五十七年四月十日成立「國外讀者服務部」擴大免費為讀者服務，辦法如後：（一）服務事項：1.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 代訂雜誌代補購合訂本代徵購舊書。3. 代印文件。4. 代理刊登國內各大報刊廣告。5. 代求名人字畫。6.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。（二）代購書刊一律按臺幣實際售價計算，折扣歸讀者享有。郵費及其他支出均按實際計算結帳。（三）歡迎海外讀者來函委託指定代辦事項，並寄款足夠支付項（請開美金或港幣支票），本社收到款項後，立即照辦並於受託事項辦理完畢後，立即結算帳目，餘款負責退回。（四）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街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

THE KALEIDOSCOPE MONTHLY
No. 108 Lung-Kiang Street
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代 郵

加拿大 W. K. Tong 先生：來函奉悉，臺灣目前還沒有國語符號兼有粵語注音符號之標準中文大字典，本社亦不代介紹推銷書刊，請將所需購買之書刊名稱、定價及出版處所函告並附寄書款當立即代購寄上。

中外雜誌社國外部啟